

記呂先生

菜園原址：後興路二段一段南邊之菜園、舊欣榮鋼鐵廠對面（開發範圍內）

菜園現址：已放棄農務。

有次我為了埤圳地景實地勘查深入荒煙漫草之中，那是塊在三興宮一側的怪地，兩側皆有年長農夫的墾殖，進入核心前還有座厚重的金屬柵門，進入一看還有若干間看似用於渡假的小方屋倚靠在兩個小池塘邊，兩個小池後，還有個大池，池旁有著日常垂釣的蹤跡。越走越深處，我二度遇見了如同巫家大溝般、以古法打造的圳渠、就如同天然小河般生態茂生。

流水對面突然有著細微的人聲傳來，我躲在尚能藏身的草叢後觀察著。那是個衣衫不甚整潔的男子，他蹲在兩圳交會處的岸上望著某方、嘴裡也不斷咬著字，似乎在交談著。他身後是個看似以各式回收看板、木料搭構起的小平房，屋腳還一半懸空踩在圳溝上，因為曾聽聞有遊民將散布在後寮的工寮當成棲身之所，因此當時以為那就是他家。當時心裡有點怕，而且四下皆是無人荒野之地，我就先朝著原路返還了。不過，那個時候屋舍特異的模樣以及其用自力搭建的奇異模樣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
後來到了綠埤菜園一帶，經歷一段時間對於週邊菜園與農民的熟識，才得知那間其實姓呂的農夫所擁有，平日確實是間農寮來用，並且與另外一間農寮共構成了一個看似能夠安逸生活、滿足起居需求的家園，有洗衣板、晾衣架、倉庫間，更有能好好休憩的平板床。呂大哥也確實是「住」在這了，早已退休的他與妻子其實家住龍翔街一帶，一起床便來綠埤這的菜園種作了，洗洗衣服、回家吃個午飯又回來這睡午覺，再進行午後的農務，直到天黑才回家，日復一日、從不間斷。因此，形容將大半生活起居外部化於此的他，「住」在這裡，是很貼切的。

年近七十多的呂大哥，遊走菜園、農寮與圳溝間，來去自如，可感受到他身體的健朗。我想這也是他長年以來，來回奔走於「住所」之間所致，不同於一般活動範圍僅限於家中窄小平面間、坐以待斃的老人，他是個完全符合，當代樂齡學者所談「樂活」學說之意外的代表。因此，談及搬遷，他的衝擊勢必比誰都大，對他而言，是整個已慣常數二、三十載的生活改造。我實在不願聯結起過去，曾經因為眷村拆遷的奶奶，原來每日定時至鄰居雜貨店和阿姨們抬槓、打罵的生活，一夕間搬到了不熟悉的街坊間、老友四散，只能自顧自地悶在家中，還生了場大病的往事。我拿不出任何可能帶有美好期待的話話哄騙他，因為我心底知道這一搬是可能帶走一個人的性命的，不管是字面上或是真實意義上的。所以，拿著攝影機在他面前，讓他盡情發洩、讓他以為他微不足道的話語能夠上達市政天庭，對我來說，則安慰一些。

我也曾問他，為何不再去找下個地點重建自己的田園生活？他回答了相當務實的答案，年紀大了再開墾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之類的。不過，我想這個伴他年老數十載的家園受到破

壞，就算再建一個，對他意義也大不相同了。逝去了的就是逝去了。

從六月挨到九月，疫情平穩後，我才在十月又打給他。電話中，他說菜園都給弄掉了，現在只能整天待在家。然後異常殷切地邀請我去他家拜訪，告訴我家中詳細的住址外，還鉅細彌遺地和我描述他家街道如何扭曲、要在哪個巷口前急彎才較輕易找到位置，深怕我迷路到一半就突然放棄拜訪般。

我想就在這個當下，他應該也無聊得發慌。



圖 6 菜園未拆前呂先生所擺放農務用之私人物品